書

# 退溪先生集

十六

共三十

#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 書

### 答鄭子中 戊辰

撤簾以時又出於馬鄧之賢所不及眞是盛事又見寃枉之未盡滌者盡蒙 昭雪抃賀無涯

### 答鄭子中

承奉手簡謹審鐫諭之意無任警悚之至滉雖迷惑心非木石豈不知感動於斯只以虛僞叨大 恩其間有無限害義辱 國虧名壞節事所以不得不抵死求免而 天聽愈邈時論不省

將納身於罪戾而後已痛不可言〇聞奇明彦
因䟽八後有　啓某人年老病深難於立　朝
而身被難堪之　命朝鮮致仕之例所以爲閔
廹臣意滉之上來　勿須堅留以成其志云云
滉聞此不勝感歎從前每以此等事有望於此
人而今果然矣於我極有扶救之力甚足嘉尚
但猶恨不請　停召命如謝玄之於戴安道而
只請勿留故滉之狼狽之勢依舊不脫是爲不
盡耳若如城主則恐不得以此等事奉望也紫
溪　啓辭藏之必固而遍搜不得深以爲撓其

啓雖不可皆入狀中然必搜得而與今示及柳仁仲所示參酌載入乃可故停修行狀而稟白承示無副本恐終未搜得恨萬恨萬然如戒更搜恵既不敢辭但官清如水常時甘旨之奉且懼難繼何可旁及若此乎後日千萬停休以安下情幸甚

## 答鄭子中

浼不意復作此行懷抱甚惡城主與別尤覺惘惘昨早避熱乗涼反爲凉襲中虛暴下連夜不止今始少差尚未快已不知前途何如疑慮多

後疑微之誤

撓柰何示事眞是莫大之憂如諭意先事防後甚善但恐因而脫致紛擾或有不測之端滉意姑勿議此典先須力勸 主上以爲後爲子天經地義不可易之典使 上意洞曉其理確然堅定然後乃議厥典可保無他惑之憂也如何如何時事可憂者不止小學浩無涯際禹金輩每切以勿激加戒以頃日從祀之請觀之似不相聽信柰何柰何

答鄭子中

所諭先入之虞誠可慮也近日玉堂疏中所云

雖少定人心然世不無觀望之人至爲未安疏及　朝報數幅送上照鑑且中學生將疏爭淨業院事奇明彥力止之止之善矣但不能遏辭諭止而語或鄙斥儒生等諸生因此憤激非但不聽且有譁譟不計師生之義甚非美風不知終如何出場也其他時事不暇縷及大槩敦厚未見紛嚚多鬧也

答鄭子中

滉帶病入城謝　恩後一入　經筵緣違未再而疊遭未安之事旣有晝夕講兼入之　旨隨

除提學方乞辭避之際朴和叔又以文衡猥作推讓遂不免焉此豈老病近死者所可堪耶況實錄設局尤不可作勞供職不得已呈病期於得請者不欲以許大重任旋授旋遞故也旣得請則因欲辭去定計未知能如志否撓慮萬萬都下消息極多未安不可盡形於筆札間行將面白奇明彥以禁儒生上疏事師生相激至於師去師席其間事勢至爲不佳明彥雖不無有過當處儒生氣習如此而不悟其非可嘆可嘆華使人品文雅大不逮許魏可惟中國人才亦

有限而然耶

答鄭子中

擢東美人來奉接辱問備悉近況佳裕欣仰無涯淸凉仙賞適在爛楓之時濃興可想但靳惜酬唱不以遠示洗此塵鬱爲可憾耳滉重負辜釋濫秩 誤渥愈解愈嬰將過三冬於此土穀所云不遽亦欲歸非不知無此道理不仕食祿益知無此道理故欲就二者之間擇其稍近知恥者處之而已雖知如此而事不諧心遂作無恥之人俯仰羞汗無以見朋友也搜補軍額

國之大事爲救水火之急不得已請停豈可尚之事耶與明彥辨論果有之此人有奇才雄辯今世難得其比雖有往往誤執强爭者亦是不苟同豪氣所致不當以此少之但於斂約細密處終欠着力爲可慮耳拙句錄在別紙一㮣何如

答鄭子中

知與尹子固拄駕山舍宗及黃花蒼竹之景可見天之餉人不吝前度而主人昧於去就抗塵走俗使山阿寂寞無主無賞空起遊賢屬目而

合誠爲可愧也出宰讀書會得初心昔人心言
城主心事而猶有耿耿之歎如滉老病邑勉同
作波瀾於世舊莊新汨終何如也丹砂之遊尤
使人馳遡慨然至如因循架漏之諭非不知警
責之意自古安有舍其田而能芸人田之理不
自量而妄作誠亦爲難百思千度走是上計而
淹留待春以是愈不自快耳南冥不自爲而欲
責人亦何耶冬雷等變處處陸續　朝意惶恐
莫求其端言不可盡謹此拜復

與鄭子中

縣民無姑今忽有 寵除玉署之 命不任歎
惋失圖失圖固知因銓曹故事或有徑去之日
豈料 徵黃之舉遽出於坐席未煖之際耶且
民情之悶不暇云云在城主爲求外補之意亦
成乖張想亦軫懷不少也然此皆私計之言
朝廷用人重内輕外勢不得不爾奈何 御史
失於寬恐如諭意詩卷玩詠反復非但盛作甚
進屬和諸人詩亦進豈時月之間交相切磨所
變耶可尚可尚但一向馳思於雲水巖洋之間
尋無一向道著這邊意思何耶拙者在此未定

[illegible]多今當來見不須云云明彥雖不能[illegible]
進不易得吾於此人所得亦多㬢彥過似有堅
臥意其竟何爲夜燈昏翳不能悉布唯冀好行
萬萬

答鄭子中 己巳

辱書具悉欣審比日侍養歡慶滉請骸還山溪
山倏舊雲物改觀以今日所蒙撿平昔所報有
萬無一感　恩數德之至向所謂優游林下之
樂尚未入手然昔人稱自今已入淸凉境界中
矣此事今於吾身可以親見之其爲欣幸戴祝

曷勝云喻示詢行止鄭員外之言甚善此固至善之策不易之理但其間有非他人所與知者一則視尊府體候康寧與否如何一則稟親命固欲與否如何當以此二事而量宜決之若必至於因惱生患曲陳不許則亦可勉作一行此前書所云之意也

與鄭子中

滉邇來尤覺衰邁往往心恍惚目昏翳耳鬧蟬鳴雖欲日近書冊以自警益一二所得無田地可以安頓培養爲恨奈何擢震卿兄弟書來[illegible]

遂得議政大人行狀趁遂請謚之計固當如此
此文字曾已僭率草創顧以乙巳間事多涉忌
諱欲避則掩美欲盡則召鬧其間極有難處之
者雖已隨事商量去取以就此文殊覺難以示
人者多今將直長錄示事實元草本及拙藁一
併呈上幸讀禮之暇細加參訂一一指出示教
其中如三陟餞席沖菴臥而不應一條旣入而
追刪又如陰崖日錄所云最關於相公善處己
卯間事故引以爲證但其所謂後來諸賢年少
氣銳等語存之未安故連其上語意相接處欲

去之所以用別紙貼其面而更以數句點綴過了雖近於太略無乃不妨乎蓋存此數條則似訾抑己卯人太過安知不有人復如近日某人斥舉趙先生行狀中語而攻己卯者耶以是故欲去之如何如何其他不中理太觸諱處無惜盡底裏容得修改庶免太過幸甚伏覩近日爻象益難以此等文字上干 朝聽而震卿兄系急於請謚唯務速得此不可之大者也幷望轉曉此意不宣

答鄭子中

謹保拙屏伏別幅所論權相公行狀謬許
承指出幸莫甚焉其各條及他事詳在別紙詢
及葬地前後之宜古禮未有著只以世俗所行
及事理度之似以考前妣後爲當然前旣無地
可占合葬雙墳勢俱爲難則似不得不隨地勢
以處更須十分商度以決何如

別紙

狀中爲季父後自兵曹移持平明年丁外憂三
條分明是謬誤處卽當改之猶以爲其黨猶字
果亦似有病當更思之與尹書直切之辭不錄

似可惜但愚意於此固已三復商量矣所以不盡錄其辭者當是時逢迎主張大作此禍皆此老姦所作乃如此多致觸忤之言非但不能紓其禍適所以激其虎怒而增其勢也故只擧其大槩如此云云足矣子壻泣諫事本當載入緣見當此際事急忠激如赴捄焚拯溺之時著此等旁邊所爲事參入爲言竊恐令其間文辭意氣或致疎緩所以去之今因來喩更思之顧於此措辭著語得失如何得則不至如所慮從省添入有罪者處之得宜一不知而嘗捄其事可

之空云此數條在相公行事中此最是大關處撰相公行狀中此最是難斷處滉在都下已撰起狀草首尾粗具到此等處處之極難所以未得了訖還山以來百思千度僅成如此雖甚知主簿兄弟之急於請謚望如飢渴之意而不敢出呈者正爲此事故也乙巳諸人爲仁廟多積忠憤之餘事勢忽爾大變　援受以正則忠反疑邪邪反似正於是邪得託正以報讎大加誣陷卒被以反逆之罪此滉所謂無罪者糜爛而俱焚者然也至於尹任事當時以爲實有而

加大罪人心或 不能必其實有況今日以爲實
無而洗大罪人心豈盡能必其實無乎此所以
難處而難斷也朴和叔之意渠亦略知之竊恐
斯人於此不能無少偏於權度之定也而餘姦
之得以藉口者或不在於有罪與不知之公言
而正在於全無罪之不能無偏之說也且今
朝廷雖蕩滌諸冤枉而任以下未蒙蕩滌者尚
多固非以爲皆無罪又與和叔同仕史局時或
語及亦未見誦言三人實皆無罪也故渠於此
有此等語不敢以禍福利害恐怵計較而有更

變也又以爻象之說果有來諭之慮第近日一番騷動雖攻他人而意實在滉當此際以此文字出於 朝廷而徹於 御覽豈獨於滉有可虞亦或有不利於相公茲以近姑篋藏以觀爻象而出之願以是善諭主簿兄弟爲幸

答鄭子中別紙

權相行狀疎謬處已依示修改但於三人事全以無罪處之極難故更爲商量下語比前似稍得宜竟不知果合於公論與不當此多言之際出此狀甚爲非時顧以震鄉兄弟欲得之急難

於每匱昨已上送其槖且丁寧戒毋輕出須更細度時宜然後可出恐彼徒迫於請諡而遽出追悔上送之虛踈也幸急與二君書切戒姑藏置必待時事之如何懇仰懇仰金舜舉竟至溘然哀哉哀哉

答鄭子中別紙

題奉祀左方以神主左方爲是者不勝其多不獨今人爲然何氏小學圖等古書亦或有之故金慕齋亦從之許魏兩使所云如此無足怪也然滉所以不敢遽信彼而直欲從家禮者亦有

說試言今人展紙寫字一行既寫了次寫第二行者其先寫第一行必在人之右次寫第二行必在人之左以此分上下故例稱在右者爲上在左者爲下矣朱子於題跋主後既明言其下左方題云云此必以先所寫一行爲上故以次行爲其下以在上者爲右故以在下者爲左耳然則其分左右正與大學序次如左之說同皆以人對書而稱其方位恒言莫不爲然豈於此獨舍恒言而遽易其方位向背以先寫在人右爲上者變爲在神右爲上又以當在人左爲下

者遷就在神左而爲下耶此必無之理也況於
書標石處謂刻自左方轉及後右而周焉豈可
謂自標石左始而乃及後右耶此亦爲證無可
疑也家禮圖雖或有誤豈容皆誤大明會典旣
從家禮圖我 國禮圖又從會典今必欲舍先
賢時王之制而從何氏易恒言方位而强立無
據之方位豈爲當乎然今人主彼說者皆以神
道尚右爲說滉又以謂今入 啓單子書狀之
類初面先具銜書姓名神座自西而東題奉祀
於神主右邊安知其不與此同意耶然今旣已

從何氏說書之改書恐亦未安但金宇宏兄弟
初從何氏說後自覺其非以書來問欲改書當
於何時改乎滉答以必改書得失未可知欲改
則不可以非時或於小祥爲之何如云未知彼
如何耳
卒哭後有弔者亦如其前非但卒哭後以古禮
言之似三年內皆然
朔望奠在禮亦無三獻等依祭之文恐當從禮
而滉兄弟喪中依祭行之今思之恐未爲得也

答鄭子中

近有過客自云歷拜盧所微有悠候雋子來云
因伻候所聞亦然殊用懸懸令承手字且問權
君知今復常慰釋曷喻至如神思損減等項在
憂疚中理應如此讀禮餘力持攝得宜豈不反
爲益勝平昔之資也耶滉方此老昏之劇退屛
以來緣被從前衆家煎囑墓碣文字之類一不免
强作猥酬之計一了復有一葛藤不斷見今尚
未斷訖衰殘心力受困不少擬謂已受者今年
斷訖明年七十并與致事而斷之更不被衆侵
矣不意滉方叔又送其先公行狀欲强取碑製

此則素定難改固不能應副必多得嗔怒於其人柰何柰何時議紛沓其初勢似河決得稍寢息專賴 君相明良之力然舊紛雖息而猶在新紛又兆而更厲不知 天意如何而有此景象甚可憂懼近得奇明彥書亦自言其爲當路所憎疾之故且云欲去而爲朋儕所絆不果愚恐古人處此似不應如是也安有不合如許而可强留之理乎朴子進出身可喜但此人處此際亦甚難不知彼將如何而得善其道耶甯兒得近邑出於意料之外闔境皆親舊其於官方

必多妨礙衆怨必與又有妻親田莊尤爲未安初謂法當換竟不遂而來赴適爲老父之憂惱何善之有餘在別幅惟愼嗇孝履萬萬

答鄭子中別紙 庚午

題主左右之得失滉亦未敢質言之但朱子家禮所謂左方定指人左非神主左也近又見濂洛風雅南軒諸葛忠武侯贊末注南軒作此贊文公跋其左方云云亦謂人左爲左方是亦明證不獨前書所引標石刻左之左字爲證也改題之說如欲爲之當如來喻

時祭極事神之道故齋三日忌日墓祭則後世隨俗之祭故齋一日祭義有不同齋安得不異

○大祥日只云杖斷棄不言衰與絰處之如何

按禮云祭服敝則焚之衰絰似亦如此然禮無明文不敢臆說

虞祭朔望奠則降神之禮焚香酹酒各行再拜時祭則二者并行一再拜何以不同

按非獨虞祭其於祔及祥禫皆各再拜夫虞朔之類禮宜簡節而反備時祭禮宜繁縟而反略皆不可曉俟更詳之

銘旌初立於右終立於左何

按尸南首而靈座在其東則疑其初所謂立於靈座之右與其後立於柩東者同是爲右蓋自尸南首而言則東爲右非左也如何

挽章納于壙中禮雖無據從俗恐無害蓋不納則置之無所宜故也

庶人只祭考妣

來喩論辯恐皆得之蓋禮既有妾子爲祖後之文又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萬正淳嘗舉此以問朱子所答亦以疏義妾母不世祭之說

爲未可從說見節要書第十卷然則庶人只祭
考妣只謂閒雜常人耳若士大夫無後者之妾
子承重者不應只祭考妣故大典只云妾子祭
其母止其身而已如令韓明澮奉祀之類未聞
朝廷以只祭考妣之法禁之也
妾子之於嫡母稱於人則曰嫡母可也但以方
言稱於母前及家內則別無可當之稱恐只得
如今人家婢御稱主母之辭而已蓋於父既不
得稱曰父主於母安得而直稱曰母主耶
庶母於己妻貴賤雖不同猶是姑婦之行其

行坐位次飲食先後當如何處之嫡女同
此亦未有明據然父在而母死父不得已使一妾代幹內事一家之人豈可不稍以攝母之義事之乎故古有攝女君之稱雜記曰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註妾攝女君則稍尊也又曰主妾之喪云云殯祭不於正室註攝女君之妾死則君主其喪猶降於正嫡故殯祭不得在正室也以此觀之攝女君稍尊於衆妾可知如是而子妻與諸女諸孫女直以貴賤之分每事輒先於彼則非但於庶母不知有攝母稍尊之

義其於事父之禮亦有所未盡故謂宜坐位則
當避食則當讓讓食之節在家內當然也若咸
衆燕會或他有壓尊處或不得讓矣惟同出於
一路乘馬者先於乘轎者事體殊異故不得不
轎先而馬後矣若可相避則避之未可避則如
上云
古人謂正寢爲前堂蓋古之正寢皆在人家正
南故祠廟皆在其東而無所礙今人正寢或東
或西其在西者祠堂難立於其東矣奬門繼曾
祖小宗家在安東西寢而東祠勢甚不便近年

方移置西軒之後蓋隨地勢不得不爾耳遺衣服祭器依古制藏於廟固善而竊爲防盜之策亦可若患此而藏於他各在其人善處他人似難爲說也

國俗旣有奴婢相傳與田宅無異則置承重奴婢豈有不可況兄弟衆多之家不置承重奴婢泛同於衆兄弟亦非尊祖重宗崇奉祭祀之義甚不可也

滉嘗推得伊川引哭則不歌之說正與來諭同矣朱先生乃以伊川爲不是竊有疑焉蓋是時

一慶一吊皆同朝共擧一日之間吉凶相襲旋

罷旋集禮瀆情散恐不如翌日早吊之爲得不

宜以恒人聞親戚之喪卽趂奔赴者例論之也

伊川豈不思而失言於其間哉

左傳不可盡信處非但易占夢驗爲然凡有死

喪成敗之類必先借作當時有名人先知先見

之說以爲張本而後著其事以應之種種皆是

直是令人厭觀可見其人之浮誕巧言多不足

尙也

程嬰當初與杵臼約皆死而後不死則果如所

論觀史云杵臼謂程嬰曰子爲其難云爾則是杵臼但勸程嬰立孤而自期以死保孤耳非約以同死故劉向以爲不必死然先儒又以此事不見於左傳等書疑其本無是事而後人爲之不知此說如何也

禮曰外患弗避則當靖康禍難之極臣子固無可去之義然不可執一論也是時排禍難救君父之責在李忠定一身身存策用則君可救國可存矣乃爲小人所扼策不用而君將虜國將亡如此而獨存其身欲何爲哉徒殺其身亦何

益哉忠定所以欲去者庶幾因此而少悟君心
以及其所爲則或可用取日虞淵之手耳瓊山
擇義未精好惡多謬至以宋朝士大夫必謹進
退爲非何足以知此義哉
理宗爲彌遠所立其事近簒千載之下尚令人
扼腕憤歎況當時之人乎然猶不可以簒論者
彌遠以太后之命立之也且西山於王府爲教
授乃處賓師之位非如王魏爲宮僚之比又其
在王府見王過失竭誠直諫不用而後力請外
而去及理宗卽位召除講職卽至不辭蓋以前

非爲臣於彼故後可爲臣於此是以後之論者
以前去爲先見之明後至爲能擇其君斯言當
矣其於理宗初又極陳濟王之寃力主贈典之
舉乃以此爲羣小劾逐而去旣不負濟王之分
義亦不徇理宗之過惡大賢之所爲衆人固不
識而輒肆攻貶恐我輩不當助爲害正之論也
濂溪明道仕州縣卽孔子可以仕則仕之意伊
川止晩年一出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足以
致之之義大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去或不
去何可同也歸潔其身而已

茅纏紙裹 此下朱書節要

以茅纏之以紙裹之是苟且行禮者假物作眞之爲此必古有是說而先生引之恨未知出何書耳

大拍頭

拍音白樂書樂有拍板如今樂所用拍板也牛僧孺以拍板爲樂句韓退之大稱賞又王維見按樂圖曰此霓裳第三疊拍也又虞美人草有爲虞美人曲則應拍而舞又霓裳曲散序六遍無拍中序始有拍令以此等語參詳拍者乃樂

節之名合九板或六板繩穿而手拍之出聲以表樂曲之節故謂之拍如蔡琰胡笳分爲十八拍也頭者如歌頭詞頭是一拍之題頭也其曰大拍頭者言大張皇作曲拍如今云大作長歌之類以比子靜平日自是已見其於論學大張皇作氣勢儳聲色胡亂說道無忌憚也

代翕代張

翕斂闔而欲去之也張張開而復作也言欲去人欲而更迭復作也

天上無不識字神仙

言此以比自古無不博學之聖賢也叔昌淅人當時淅中諸人尚史學以通古今討世變爲務不於根本上做工先生力辯其非故叔昌答以此言乃揜過遂非之辭先生又斥之如下文所云也

蕎直之義

來諭以爲直截得之蓋不爲左牽右掣而直前做上去也

答鄭子中

伏承垂答縷縷滿紙審悉示意曲折今士大夫

服中營造等事固多有之人亦不以爲怪當初
左右所料必出於此然想李按使之意欲責備
於左右又以其小營故以爲言耳不往監善矣
然安能家到而戶說耶不如聞謗速改之爲得
也但已竪者不可付之腐倒此則似可量處也
所云監司處有求故爲其所詆滉所聞於人者
亦正擧其事而言之云云古人有言曰見人輒
有求所以事事賤嘿觀世間事正是此一字爲病
而來諭之言眞箇實見得非也滉年來於此極
著力激昂深覺有味而今欲爲先塋石物之故

俸是不足不免求數石於官以補之以此爲心將恐不獨此一事深懼破戒之害也爲人作請簡雖與自己之求有間然亦多爲人所賤惡故尋常所聽從者十居二三往往猶有羞吝欲一切不爲則又不近情可否之擇眞不易也大抵吾輩既有志於學問事事不放過乃爲得之而持身行世率多疎闊招人謗議豈不可畏可警耶

答鄭子中

辱無問書來自奉化承悉練變以來孝履支順

甚慰瞻遡不遠伊邇非但一未趨慰至如修問
亦多闕然深覺愧歉況自被調來之 旨荀偷
時月之間然赧省未釋一日難安擬復上箋頻
讀惶恐將發且已在廷諸公之誤人不亦甚乎
愁撓不可名言承諭讀朱書有味甚善甚幸人
苟於此得味之深其久也必得力之多矣如滉
者纔味其味年來蹤跡蹉跌不復齎誠奄忽星
霜今夏陶山可讀其書緣諸人遝繹啓蒙又不
果今移來避暑於易東始欲料理舊業稍恐又
被他人他業所轉了也多口可怪亦可懼然古

[illegible]此帖中云莫如自修今詳來示正得此義
此實踐無讖而行已如處子則鑠金漂山當備
[illegible]消霧散矣第慮於根本上培養不甚牢厚
同[illegible]所謂不覺其依舊發出者爲可畏耳屢空之
歎吾輩常事又因連饑況重以喪祭之事勢應
至此稱貸非便窮裏所同患然朱子云窮須是
忍忍到熟時自好此言當深味也廷臣發大論
此意甚好但丁巳年事得請已爲大幸若乙年
事有至難之勢極未安之義爭之不得莫如速
已之愈也傳聞去月廿日後猶不得停 啓

一本停上無得字

天語嚴峻之劇似無 聽許之望假使或從亦有大可憂者不知諸公何故如此殊不可知明彥節使參坐不受 點矣且大成之除亦無來意云若非 命召之職此人不應牽爾來也朴子進名太早實不掩尋常爲其人憂之果然跆躓可惜可惜安道只一男奄爾失去所系非偶悼念何已議草領得惟冀賜衛加重不宣

別紙

近趙士敬特示草本一紙乃滉往年妄報來書別紙論格物等說也其中說貫隱處引體用一

源顯微無間之語一段今更詳之有未穩故改之曰費隱子思朱子旣以道言皆是形而上之理也以散在之廣且多言則謂之費以無形象可見言則謂之隱非有二也若以形而下者爲費則是分道爲二而認其一端以器當之其可乎禹景善以下如舊不改

答鄭子中

示及悔吝之敎治工夫之易奪皆出於諳歷之餘悃愊之言以此自勵加以歲月之久橫渠所謂庶游心浸熟脫然如大寐之醒豈不有其日

乎所謂心經節要等書此亦頗從事於其間日
用應接持守體驗方是眞實用功往往不覺有
心融神會若有所得乃知古人之言眞不我欺
然後又知前此雖曰有志於此事實未嘗造其
堂嚌其胾也亦歎衰病之極屋舍頹敝來日無
多恐不能究竟此一大事耳廷爭事所憂正如
來諭雖曰忠憤所激自古豈有如此而可回
天之故事乎假使幸而得回亦恐不得爲正當
道理甚可憂鬱然敢出此言亦恐未安耳明彥
之去差強人意其兩疏亦皆得見亦非有大不

可但以此施於今日駭俗深矣逢怒劇矣似聞以此言及於鄙人以爲彼之爲此其人之所使然也此其根連株逮收司連坐之兆已見矣朴子進名過其實而昧於自處蹟踏無㤜而其意亦不止於此一人然當靜以俟之尚何爲哉李季眞之意如此亦好但以近侍受由來雖欲不還勢恐難得如意耳格物說謬見不過如此朋彥必欲以到字爲理到今又合聚得理到字出處三四條來爭時未答去又恐或愚見自誤而不覺姑留以深思之耳

答李大用 叔樑○丁巳

別後阻音去月晦獲覩九月二十九日書知起處安勝深慰懸情幹之談公有園亭之勝景致殆不可形言遠想其間欣慨交并此中溪堂既破未及改構而改卜之地雖差勝前亦未愜意乃於向所云陶山之南臨水得勝處近與汾川諸君會于其上今僧信如輩鑿築爲臺號曰滄浪形勝絕佳適來自覺衰老特甚不能閉戶讀書勝地消遣尤不可無欲於此小葺書屋對望愛日堂可與公杖屨往來嘗見邵康節詩二十

此巖邊小書室樂吾眞樂樂無窮其言儘有味
也第年時窘窒非常難得眼前突兀見此屋耳
晦菴書仲舉與崔見叔必欲印出亦難然猶求
見其字樣近印寄數紙字體殊麗恐仲舉亦欲
更求他字之可者來春始印未知其果能否也
此書後來多所修改與公所傳本亦多不同印
出雖非所願要見定本故欲試聽之耳二程書
荷留意問示得紙則當不免奉煩圖印比來自
覺日用事如何大抵此事雖無所不理會至用
功緊切處全在日用動靜語默之間久久習熟

方有所得陋質細加點檢愈覺夾雜多不好而衰晩如此何以能消磨得盡在公則大異於此更告勿爲世俗險議所奪卒究大業是所懇冀抱懷甚多遠未及宣惟茂迓陽慶

答李大用

梧翁蘭賞甚適秋興餘懷婉變玆奉簡喩亦復忻慰晦菴書來件曾已勘了但其加抄處雖貼標不必修改使之盡同惟一二三四卷數處有抄得文義未完處似不得不改耳跋語草成已久但覺語多不合於跋雖名爲序尙嫌其語有

冗長欲改就簡要故不示於君耳今當遠去又被來索不敢固靳姑以呈似須默領其意切毋示人幸甚大抵此事未易言老矣復入紅塵恐未壽吾遂初賦如君亦似悠悠更何所祈所以臨別依依向寒千萬加愛

答李大用 己未

別來悠悠歲忽改矣今朝自令仲氏執義所傳來手翰析閱三復如親款語醒然不知沈痾在體也仍審比者爲況佳勝尤以爲慰愧前日狼狽之狀公所見也入都後長在病告恭俟嚴

譴不意反被陞秩之 命控辭不得迫於衆論强顔出謝復作藝培其封腹下脹滿隨班望絕水曹亞卿非養病坊不得已又將辭也萬口皆以爲不當去在愚意春間決欲出都門也然所受濫 恩無路可免已不勝其負素心且無以見古人於地下柰何柰何此間有相知朝士當初見僕上疏曰此翁猶未能無意於功名者還數月思之未得其說至今日始悟其言不無有理蓋非疏則不來不來則無此 恩數故也譏知之人只見面前未料其後安能免於悔吝之

至耶自處疎脫如此何論風色如何惟願得遂
歸願結茅陶山之谷與梧老及公輩來往風流
少償餘年之債足矣今聞幹僧法蓮遽爾化去
此事又墮魔戲極爲撓懷老癃無可望公年尚
富力尚强不可每諉諸人事之牵蓋以公本來
分數已是多占地步惟在勉之中庸博學之以
下至己千之兩章盡之
　博學之以下五者程子以爲廢其一非學也
　蓋自非顔子之如愚未有嘿然無言而能爲
　學者公平生過自愼嘿雖朋友間未嘗一言

及於論學此僅足以取容於末世非所以博學詳說而期於入堯舜之道也

與李大用

頃因李公幹談公梅巖之勝令人馳想不已即日冬嚴素餐益冲僕漳濱之苦未有涯際日覺衰憊公幹倏來忽去大成亦作逋客塊坐溪齋誰與開懷不知公來定在何月何日但積悠戀徐君堂詠似涉瞎投之譏只緣公囑之勤蕪語塞責可一笑投之醬瓿曩閒看心經看得意味如何病中時覺了了勝前只於入手住脚處未

遽得力耳無聊中作書漫及此可笑餘惟自珍

益懋不宣

與烏川諸君 戊午

僕病甚不仕蒙 恩釋負自愧無狀日夕兢叐寓不意復職爲 文昭齋郎恐時情以父耄養而子蘇仕爲隴斷之賤又深愧悚也今榜後有人來云禮安士人今不力業或闕榜或小中悠悠之談雖不足介意其實吾鄉諸君自有以來此譏也何也此所謂業固非眞學業然諸君旣不篤於此業又不力於彼業泛泛於中間日月

不居其末反有出於彼下者然則人言豈非惡
石之生我乎諸君其各勉旃

答金彥遇富弼○庚申

屛處寥閴承問旣慰又奉喩及晦菴封事疑辨
處考據甚的深荷深荷向日面究此條所擬屬
讀句絕兩皆有疑閒中思得如是屬讀似勝於
前所句絕者故安生之歸聊以呈質然而終有
未快於心得示乃知强以闕文爲完本而讀之
眞所謂郢書燕說之患可笑可懼曩在玉堂日
書館方印此書以其所傳元本多刓闕不敢自

擅正誤　啓請令玉堂先校正元本而後傳印
玉堂廣求善本只得一件亦未免刓晦乃將二
本參互校定書館逐旋取去以印之故此書前
五六卷闕誤尤多乃其未經玉堂校定前所印
也其後則不似其前之甚然猶有此等闕誤而
不知此未知出於何館之誤又或元本有闕而
不覺皆未知也大抵觀古校書省其任至重今
失其職如彼固不足道玉堂亦皆怠慢不力不
但病者只經校勘數卷而出玉堂旣不知有未
也今幸得之請於冊子上端書曰某本術下有

其術二字云云庶不至復遺忘也

答金彥遇　甲子

山齋亭午正苦歊煩蒙惠辱和詩聯篇累牘諷咏三復頓若清凉爽氣入牙齒洗襟抱已失炎蒸之所在不恨前日不作同遊也不知近日間中有何工夫詩詞字畫皆覺有進深可歎尚大抵他人勉强而不能公等可能而不勉乃自待之過見小之病斯爲可惜誠能反此而日征月邁之不已其器業之成豈區區如滉所能及哉平日所懷因事偕發可笑幸勿推訶

答下川詩君 乙丑

入手新詩可見僉君得花雅賞之佳趣珍荷之荷彥遇詩梅上無紅字終覺意欠下紅字乃善可行敍謝初平妝甚善但恐未必能踐言耳頃中詩花時字果未穩改以幽芳等語何如奕之詩惜不被古人稱賞養花錄所云亦然然唐人詩有峽障三川雲園開四季花又陳簡齋詩人間跌宕簡齋是天下風流月桂花則此花非不被昔人稱賞但甚稀罕是可惜耳惇叙詩來自紫霞之語著題而新彥遇別韻云云詩人一時

如此抑揚調笑似不至大妨但恐李君不載我
嘗耳呵呵方欲和呈此意于厚來欲問字求服
爲愧耳

答烏川諸君

雲巖新覽𥌓流舊遊所得多矣冒雨退閒感荷
感荷來時之興非爲書院一事溪山秋色招人
以往繚繞東西至暮乃返其間偶或念及下院
事則川南至月川下雖間有可處皆爲近向有
一處似可東向終不近也東村幾箇形勢環
合清絕幽奧信異境也而若卞院則有幾非一

亦經行僉卜處則與前日僉見無異乃在可之間耳

與金彥遇 戊辰

僕近又上一疏未知此疏入後事竟如何令獨攜一小孫在陶舍春事方殷梅兄遇我非尋常特以自無興緖辜負天餉之厚可歎故人其知之否

答金彥遇

示諭行祭累時遭廢累爲未安但在禮文可據者宗子越在他國或因他故不得行祭則介子

代行有塋墓爲壇之禮又令宦遊者行於京師或遠邑似皆奉神主以行者之事如今避寓中設行之禮未有考焉蓋時享之禮至重至嚴非如俗節忌日薦新等禮可以隨宜行過因已有故擧家出避時蹔闕行似亦無妨如何如何又有一焉在他決難爲行今所寓則乃是墓所祭用百具無闕若可無苟率未安之慮量處所宜亦何

答烏川諸君

門中禍變兄嫂奄至逝沒兩姪適出皆未及

痛慘之極不可言喩伏惟僉念遠致慰書感何
尤深滉因冬候異常暖中病寒續續請告不出
今已連月惶愧而已
告彥過再書知竟不至已通銓曹遞差矣祠官
之路冗散十年自非奉親意如士敬之爲固亦
難於强作矣安陰林芸以社稷參奉來就一年
近已棄去觀其人純茂有學識其去可惜而無
如之何也
似聞鄕中諸君逕謂太分驕傲成風斥蔑平流
太甚其被斥蔑者咸懷忿怨相謂曰彼視我輩

如犬豕彼亦何異於人而敢如此其源皆自某人而馴致某人指老拙也老拙此身空無一物平生自視歉然不敢妄有傲物輕世之心夙聞鄉黨爲父兄宗族之所在不可不敬謹自處居鄉待人每守此戒庶幾終或免此薄德也豈知今者首自先犯至令諸君亦枉受此名也滉在此默察時情處爲推奬者既難堪當無故憎疾者更深可畏所以欲速去潛深伏陜以送餘年而不意彼中亦有此風不知何處可安此微躬乎願諸君深思之

答烏川諸君 己巳

前月十一日書未及修報又得今十一日書豈勝欣寫承知各好而彥遇有小愆度懸想又深也老拙在此甚不穩去意如輸以水路畏怕春寒退來朔初發船是計但乞身節次殊不易恐有阻礙憂慮爲劇聞溪上疫不好稚孽有化去眼前之物不覺心怛未知到彼日能已清晏趁梅未落共作一佳會耶諸和梅詩諷玩深荷惇叙跋句當如戒也郭景靜奄逝客中不謂斯人而止於斯歎惜不已書院冊幾盡粧來令人持

馱偕我迎行人至丹陽輸去一馱恐不得盡輸
也

答金彥遇

近荷僉訪老昏如披霧迎示諭諸生詣　闕陳
疏事不知下道諸人所見如何而云若以謬見
言之滿　朝公卿百僚聞見當日事必洞知首
末其言足以取信猶不能以回　天草澤遐遠
之士豈能知當日事勝於公卿百僚之知而言
足以感動　天聽乎況以義言之如我老臣者
似不當嘿嘿藏逃所以不敢奮發而抗陳者爲

是故也然當攻普雨時鄙人之上吾鄉士時人或以爲非惟在諸公相時度義而處之耳

答金彥遇

見叔居官而不忘向學每有妨工奪志之歎此古今仕者之通患然朱子云他自膠擾我何與焉然則官事之能妨奪與否亦在其人之學不學勉不勉如何耳至如我輩無妨奪而自不能勉學恐不暇爲見叔謀當自謀自責也示詩甚佳或少自反之意故妄言以相勗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金彥遇問目 心經

樂記章註三十六槅槅何物耶

槅字書居責切大車軛也與此義不應疑彼俗借此字呼窓隔如今俗借以箭字呼窓隔耳

君子樂得其道章天若知也和天瘦

此未知其上所說何事似難質言然有二說一謂吉凶禍福之來天也惟人不能與知故天亦無事若使人人豫知其將然則祈求禳免不勝其紛紛天亦不堪其苦爲之瘦損矣一謂所云之事天若知之則天亦悲苦而爲之瘦損矣二

說中上說近是如東坡僧伽塔詩每到有求神
亦倦之意也

君子反情章小註一百日之蜡一日之澤
子貢觀於蜡子曰樂乎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未
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
也云云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註若狂言飮酒
醉甚也未知其樂言醉無禮儀方且可惡何樂
之有孔子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農民終歲勤
動今僅使爲一日之歡是君之恩澤非爾所知
言其義大也 今按百日泛言終歲日數之多

也此言甕戲無妨也

牛山之木章註一串數珠

數珠僧家念珠也彼念念數此珠以爲操心之法夲非心法之善者與其常念一箇中字爲中所亂反不如與一串數珠以爲操持之節度猶爲彼善於此也

周子通書章註敬字上崖

崖當作捱或作啀用力推行之意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章註一捧一條痕一摑一掌血

捧部項切杖打也梱古獲切手打也杖杖打而隨
杖有一條痕手打而隨手有一掌血皆言打之
猛痛也謂說得痛快

尊德性齋章註血戰相似

血戰不計死傷見血鏖戰也言學問思辨厲志
發憤不得不措痛理會如此

杜撰捏合之意猶未詳

無事實而撰造言語謂之杜撰捏乃結切捻聚
也謂以指執物而聚之若不窮理而爲學未免
以不知爲知其弊必至於撰造無實之言捻合

無義之事以自欺欺人也

生死路頭

此有三重說以生死與義利分類義生之類也利死之類也如善惡之分陰陽也又人蹈義則順人神履坦道是生之路也貪利者犯刑憲落坑塹是死之路也又心生道也爲義者心安而生道不害其身常在生路頭也爲利者理滅而心都死了其身常在死路頭也

答淸凉山讀書諸君 甲子

同在山中不知其遊方之外出山回首方覺在

山者如登仙也一紙之來慰幸不可言路中雖
兩子美所謂不滑道者好還溪上但農閑不蘇
柰何

答金愼仲 富儀○丁卯

索取渾儀璣衡付來使呈上但渾儀多未合制
璣衡則前造者久漸壞缺方欲改造以無工人
可指授者中輟今去者乃李宏仲所製尤似未
盡又諸環多變而邪拗不可回轉不足依樣須
更深究本文元制而去取合度庶不至大段踈
舛也

答金愼仲 戊辰

璣儀敝壞將棄得蒙修完亦深佩荷示諭兄弟間贈遺過重所處之宜似當以父母有賜辭不得藏以待之之義處之然事非一槩正當臨時度宜懸斷爲難若我誠空匱兄推衍溢以周之膠守藏待之說而不用於兄之心安乎如或我亦非無此物兄所遺果出於太重太頻於我受之實所未安則以所云云之類處之乃爲得宜最不可有矯情太苦之行未知如此如何如何

答金愼仲惇叙 庚午

兩君四詩翩翩入手捧玩吟味宛若疎影暗香之伴婆娑襲懷袖也但愼仲辭長句代以絶句似未盡耳然句之多少亦不必計也今年梅詩當止於此去年都下所玩梅盆好事者付安道送來冬來亦欲效愼仲造化手段將見至月開花臨時當再拜問法也挹清十二詠不記元稾置處搜得寫呈但後彫翁亦有徵索良非老病人安樂法恐不能一一應副被訶叱也昨見士敬聞其醉墮水中臥看天星訝是驪江船上其事可笑恨無顧陸輩作畫看也

答琴夾之 應夾○庚申

所示朱子封事固不忘矣但未知公欲求道於此耶抑無乃欲剽掠爲科目之需耶由前則不當先求於此由後則恐先生以湜爲誤公故久而不敢奉送今承示更思之今聖賢之書公等皆視爲决科之階梯而熟視無如之何久矣何必於先生書獨有此慮乎從當奉副盛意只恐公之如洛在近云或未及於事耳

與琴夾之

昨發狂言不覺搪突爲愧然公勿以老謬爲罪

而思之或不能無少益也況所以發此言者士須有嘐嘐激昂之志氣然後可以樹立於世近觀公等皆有爲斯世善斯可之意以此氣字厭厭四分五裂向上事非可望亦不以漢唐間人物自待一何誤之甚耶故因公索觀朱書而妄發耳其實公欲觀此書豈不甚好二冊貼標送去照詳爲佳但公欲揀取其中而五疏皆取者蓋先生於每疏皆極其忠讜本末具備去一條則一理闕況全篇乎無可揀擇故如是於意云何其中戊申封事論當時風俗處尤當猛省也

與琴夾之壎之 應壎○癸亥

阻懷不可言就中昨見寯姪書知以寡婦開素事今日寡嫂遣婢子此事當如此處之久矣今始決行又恐其或尙堅執不聽此則在兩君開諭切至期於必聽而後已耳以情言之旣發此願似當從其志也以義言之兩邊皆有老親豈可使慘目傷心之事常在眼前此莫大不孝之事又皆有同生諸位緣此一事大有妨於養志之孝其他妨礙之事不勝枚舉不得不以大義裁之不可以矜憫其未遂本願之故而每因循

也況凡未亡人爲所天之亡靈所當盡心者唯祭祀一事今終身齋素祭物付之他手不親嘗調不餕神惠是終身不親祭事也亦豈亡靈之意耶以此等意曲盡開勸在僉君已悉不待浼言若少有涉於非義何敢如此耶

與琴夾之 己巳

前議書院居接事何以定之今更思之書院本意不爲習擧業設也而第一會儒生適當臨試之月諸生之心專力於彼勢不可禁彼業而專讀書緣此又令月習製述非設院倡學之意愚

意不如姑停會接其未計買賤口外若有餘者
散斂取息以待過試後看勢會接庶可今春意
讀書以爲謹始立規之道爲得之僉意以爲何
如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 書

### 答姪子寗金惇叙 富倫 己酉

見來書知悉覽雲洞而思登山因竹溪之流而欲窮其源其興浩然似不可禦也欲令遂往遊賞以增氣但余昨日呈辭邑人以余曩時不計迎送之弊君子爭論紛紛小人怨氣滿腹心甚瑟縮當此時聽汝等遊山似爲非便柰何柰何豈無他日今姑旋回

### 答金惇叙

陽村學術淵博爲此圖說極有證據後學安敢妄議其得失但以先賢之說揆之恐不免啓學者穿鑿傅會之病耳雖然此亦未易言也

答金惇叙

頃者兩日相從爲幸而日晷不足殊未款洽遂作南州經夏之別索居但有戀想不意臨行惠書兼寫寄金先生兩絕句開書詠詩如復對床相話甚發蒙滯深以慰感圖說在愚懵受讀二三十年無一所得雖高明亦豈可一蹴而望造其奧耶況臨事眩是非事過多追悔此正僕平

生之所苦所患無術以醫治之今以是見問何
以異於就瞽者而求塗耶如僕固不足道雖古
人亦不免以是爲患故汲汲於學問或求之方
册或資於師友義理素明於心則其於處事也
何疑惑之有哉僕則愚不能獨求於方册欲資
於師友之助則人爭恠笑其終適足以自困自
病而已君之於我不恠不笑其亦足矣何更有
不當問之問欲共取人之恠笑耶心經君旣寓
目其爲書何如耶君若有意不須問人其求之
於此經默默加工向前久久淹熟則其必有懽

喜不容已處而非僕之所敢與窺者矣金先生詩意不過謂經過許多人中同歲寒心事者能有幾人乎此言眞有味眞不誣德人之言吉人之辭不在多而能令人感慨不歇也此書亦不須示人此間或得梅植其品皆不佳南鄕得佳品取其少者以土封其根寄來何如但南方早榮今無及矣梅黃時取其實寄來而梅植則始待十月亦佳

答金惇叙

頃承辱書粗報寒暄他未暇悉良愧不敏也示

喻心中不可有一事此乃持敬之法尹和靖所傳程門旨訣也夫具衆理應萬事者心也今曰不可有一事其言若甚異足下之疑之也當矣而又疑善事亦不可常有者尤不易窮究到此也如愚之見亦以爲旣謂之不可有一事則奚擇於事之善惡乎雖事之善者固不可著一毫矣何以明其然也昔程先生有云罪已責躬固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爲悔延平先生嘗擧此以訓晦庵曰若常留在胷中御是積下一團私意也於此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

久一本作又

明卽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延平語止此夫罪己責躬是乃善端之發非私意也然此一事橫在肚裏而不釋則亦同歸於私意吝習必須天理融化無痕然後心得其正矣蓋事不能爲心之病而有之則爲病故不問善事惡事大事小事而不可一有之也然則來喩所云欲行道欲格物之類雖曰皆非惡念而其不可有諸胸中則一而已矣且事未來而先有期待底心事已應了久御常存在胸中不能忘卻此二者與所謂胸中不可有一事者同一心法也蓋不可

一本焉下有而字

不豫著事也而有期待之心則不可不可一不者物也而存留不忘則不可聖門之學心法之要正在於此昔者晦庵夫子嘗問此於延平先生矣先生答曰謝上蔡云吾常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則可於道則有害必有事焉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於釋氏心也延平所引明道語止

此蓋尋常於靜處體認下工夫卽於鬧處使不著蓋不會如此用功也元晦唯於日用處下

工夫庶幾漸可合爲己物不然只是說也延平答晦菴語止此蓋人徒見夫心爲物漬之害遂謂事物爲心害故厭事而求忘惡動而耽靜不唯老佛之徒由是而陷溺其心雖爲吾儒之學者所見少有毫髮之差鮮不淪入於此域故以上蔡之賢猶不免此明道引孟子養氣之說轉作存心之法以敎之此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最緊切用功處苟能從事於此而眞積力久一朝而有得焉則心之於事物未來而不迎方來而畢照旣應而不畱本體湛然如明鏡止水雖

日撓萬事而心中未嘗有一物尚安有爲心
哉延平之學以靜爲本而今告晦菴曰靜處工
夫鬧處使不著且使之就日用下工夫斯乃貫
動靜一顯微之道雖不言敬而敬在其中亦何
嘗去事物而偏於靜乎哉夫以程朱師弟子之
間相授受心法如此而今足下乃能疑及於此
欲講而得之有大疑者必有大透在足下勉之
不輟其功爾滉無得於此而言此甚可怍也然
舍是又無以相切磋故不得以避俗譏而有隱
於左右也元凱杜預字也預有左傳癖故於此

識其無得於道而枉用心於文字也輸字有致
盡之義言不爲俳癖之學而唯致盡心齋之功
也朱子怒形於受贓者雖大賢豈盡無少偏處
老先生平生自知稟性過剛所以納拜黃端明
且自言偏在忿懥而力加矯揉之功然不知不
覺之頃猶未免有些發處此消磨未盡者耳自
先生言之纔覺有此便爾融化然不可以是而
遂謂之無妨此君子之所以恐懼修省不以頃
刻而暫廢況吾輩當如何哉大字面之義來論
得之格物之說具於或問足下力求於此有餘

師矣然來喻所云臨事而格者亦有不同如云
問中程子所謂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則可矣
若如張子韶所論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
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則不可朱子固嘗非之
矣至若所云難於盡格與夫所當先格之說亦
緊具於或問惟能實用其力於此則其功之先
後不患不知而所未能盡格者亦將次第可格
而知斯至矣不然則延平所謂只是說也何益
之有來喻又謂持敬似易而格物難此與愚見
異矣格物固不易然持敬亦豈易乎蓋敬者徹

頭徹尾苟能知持敬之方則理明而心定以之格物則物不能逃吾之鑑以之應事則事不能爲心之累何難於格物何疑於心不有一事耶今未免有疑難於彼而曰持敬易恐實未知敬字端的用功處也如何如何喪祭從先祖此意亦好且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故祭儀差失卒然改之爲難然吾之躬行出於誠篤父兄宗族漸以孚信則其不合禮者猶可以方便請改而從善矣恐不可終付之無可柰何而已也紙錢之祭祭於門此禮渠所未聞也古人祭

祊而之而本作以祭門一本乙

一本紙錢下有之祭二字 備禮之備盛祭之祭祊則之則三字一本無

以祭於祊以爲不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祭祊而求之祊祭祭門也今此祭門似近於祊然朱子家禮於時祭備擧古禮之宜於今者而祊祭不擧豈無意耶今紙錢祭門雖未知本出於倣祊與否然紙錢非備禮之盛祭而於祊則獨擧家禮之所未擧恐失禮典之本意也禮於三年喪祭亦皆用肉況忌祭何疑今之喪與忌皆不用肉乃取便於生者之行素而失其義流傳成習則反以用肉者爲恠可歎然則有能不拘流俗而用之以禮昔何不可之有祖先忌日有

一本爲子弟下有者字
在而之而一本無
行祭之祭一本作而



涉所祭子孫之神而用肉祭之以事亡如事存
之義推之似爲未安而古未有所據不敢妄爲
之說然滉意神道有異於生人用肉似無妨也
若害理則古人已言之矣如何如何廟祭主人
不在則爲衆子者以主人之命行祭固當矣但
於此亦有不可一槩斷之者若主人暫出或病
而命子弟行於其家廟則爲子弟亦或以物助
辦而行於廟可矣或主人遠在而未及有命或
勢不能行祭爲衆子者率意自辦而行於宗子
之家廟似有越分之嫌恐不可爲也然古有望

古有爲壇以祭之文朱子亦有以不牌殺禮以祭之說此出於甚不得已之權誠有其理而不可以易言也若宦遊祿食之人遠離家廟不得參祭者則固當依朱子之說權以行之亦可忌日既已行之於當朔當日矣其於閏朔遇是日何有再行之義乎此意厚而不達於禮不可爲訓典也且忌日雖非已當行素之親若當行其祭則行齋素善矣何非耶妻親之祭古亦無據今循俗既已當行則於妻父當日外舅妻母當曰外姑若妻祖父母以上則禮無名稱今不可苟

加非禮之稱從權不書稱號或可耳至於尊者與祭早者爲主人此祭祖考之稱以宗法之主人論之則據主人而稱之無疑矣若只如今人輪行辦祭之主而謂之主人則尊者雖非辦祭而旣在其位矣子弟早行安可以一時辦祭之故越尊長而以己之昭穆稱祖考乎以同姓而出繼則所繼之義甚重故本生父母反爲所厭而降服一等豈可以本親生存之故不稱孫哀於所繼之重乎今人不識禮義而惟情是徇旣不言其本親又以稱孫哀於所繼爲難豈不謬

矣但有撫育之恩而非繼姓之重則[illegible]
耳雖然凡所問難多出於俗禮之所礙無以稽
之古典而輒以妄意條列以復之非敢斷其可
否聊發其愚而聽足下之裁決哉之誚其不能
免矣顧滉既老且病始悟向時爲學之差今來
京師碌碌無一愜意惟幸因一二朋友得見所
未見書益知前賢講學傳授之緒餘亟欲抱此
還山以卒其業以樂其餘年而未知果能如其
志否也足下年富力强向學之勤立志之篤如
此而不恥下問又如此其所至終可量耶雖然

此事旣不可爲易而忽之亦不可爲難而沮之惟是非毀譽得失禍福一切斷置而勇往直前則庶幾乎萬一焉抑又聞之士之講學猶農夫之耕耘百工之攻藝皆常事也而於彼則不以爲恠於此則怒且笑雖世之號爲賢士亦或然者何哉感足下之高義聊相爲言之惟足下務韜晦而斂自修以副區區之望則又大幸也

答金伯榮富仁可行富信惇叙問目喪禮

○乙卯

並有喪所以先輕而後重者蓋葬是奪情之事

人子之所不忍也特不得已而爲之故先輕而
若改葬則所謂奪情之義比於新葬者則似有
間矣前日問及時所以謂與並有喪之禮少異
者此也蓋今日之事旣與曾子問之意不同則
疑可以不拘先輕之例也然此出於臆見正犯
汰哉之誚爲未安其後歷考諸禮當喪而改墓
合葬之禮並無據證而改墓一事古人皆以喪
禮處之考於瓊山儀節可見今與其無據而創
行臆見寧比類於並有喪之例而行之庶不弃
禮意故繼而有先輕後重之云正所以救前言

之失也第其日適會病冗未盡其曲折耳惟在
僉量
改葬之服既云親見尸柩不忍無服則於改葬
母也獨無服而可忍乎此甚可疑雖然竊意人
子於父母情非有間而聖人制禮則多爲父厭
降於母者家無二尊之義最重故謹之也其意
豈不以五服最輕者緦降緦無服今既以斬衰
當緦則齊衰以下無服可當故只以素服行之
耶觀瓊山儀節改葬服註惟云子爲父妻爲夫
餘皆素服布巾而無爲母之文然則以意加服

亦爲難矣但今當喪改葬當處以偕喪之禮則改葬時仍服斬衰正得不敢變服之義非如只改葬母素服未安之意如是行之如何若曾擇之所問乃指諸父昆弟之喪哭奠所服之節與偕喪葬禮自不同故朱子答云云不當與此合而爲說也曾擇之所問見瓊山家禮

或曰大明會典孝慈錄服制父與母同服斬衰旣服斬衰則改葬緦服豈不可同耶曰孝慈錄服制卽瓊山禮所謂今制者多變先王之制殊不可曉未知中國人一遵此制與否

若用斬衰則緦服固當同之恐終有未合古
制之譏耳
禮及葬云云遂修葬事又云先葬者不虞祔待
後事據此則先改葬畢但未實土以築曾子問
並有喪章小註張子曰先葬者必不復土以待
後葬者之入相去日近故也復土謂實土也其
明日治後葬今若如此則所謂奉新喪至墓所
又詣遷墓所一節不爲患矣但改墓卜日未必
恰在後葬前一二日或相去日遠則未實土多
經日亦爲難矣若緣此不得已在一日內則新

喪未窆露處不可無守留昆季一人奉守爲當蓋守喪次爲重此一人雖未往遷墓所恐無不可也葬畢告廟時則與未窆時不同皆來告何如前云告廟時素服亦出臆見葬時旣不敢變服至此而變服似爲未安但旣不可不告又不可以凶服不得已代墨衰之例素服行之庶得權宜但喪冠絞帶不可入廟令子弟出主而以右服眞告又子弟返主何如

奉祀題左之說從前只見家禮圖所題意謂與大學傳序次如左者同例蓋據自己向彼而分

左右耳更不置疑於其間頃在都下見一士人
嘗遊慕齋門下者云慕齋謂左者指神主左旁
而言以慕齋公之該博其言必有所據心始疑
之及今亦及小學圖何氏註見其所題正在神
主左旁然後乃知慕齋公亦必據此而言也又
得所諭神道尊右一櫝內考右妣左而題奉祀
於右爲未當之說神主之右卽人之左也推究
得亦精到恐當依小學圖爲善後日又考大明
會典奉祀書神主之右與家禮同乃更與書爲
川曰此是上國當日見行之禮孔子亦曰吾從

周請并此參考處之爲川卒從家禮書左葬

合祭於古禮無考則所行節目皆難義起今旣不能免俗而行之則當取其稍穩便者爲之位板今難厝而後難處不若紙榜今附櫝內而後日焚之爲便或者之說宜可從也

儀禮將啓殯設奠具於廟門外及朝祖又云重先奠從燭從柩從及正柩于兩楹間奠設如初此疑夕奠從柩來仍奠於此故云奠設如初質明徹徹前奠乃奠上旣徹而此云乃奠此指廟門外奠具至是乃奠也 古禮如此故文公家禮

有設奠之禮文公意亦似指前奠隨柩來奠非別奠也　而瓊山則務簡旣以魂帛代柩幷此禮去之凡朝祖所以象平時出告之禮前奠之隨柩來奠者奠所以依神無時可去故耳非爲朝祖設也故文公存之其別爲設奠則平時出告未必皆有酒食之事故文公去之若瓊山幷去二奠則無乃太簡乎儀禮雖別設奠猶不奠於祖禰者死而辭去無取於奠獻之義也亦無焚香再拜之文蓋靈柩辭廟喪者不可代行也

儀禮朝祖正柩于兩楹間主人陞自西階柩東

西面衆人東卽位衆人必衆子也此非變服而入也蓋凶服不可入廟指他祭及他禮而言也若朝祖之時柩尚入廟何凶服之不可入耶

虞祭偶同則異日而祭若同日合葬則虞不必異日所疑正然且夫婦一體虞祭偶同同日而祭似不害義但所謂先重後輕未必皆非合葬也然猶必云異祭此必有深意不敢強爲之說然與其徑直而行恐不若從禮文之言如何

稱朞朔似當以月建然嘗考之古文實皆指朔日之交干蓋古人重朔朔差則日皆差故必表

出而言之耳
孫哀之稱出於後世故古禮只稱孫子然文公
嘗云循俗稱不妨則幷哀字稱之無所害矣等
字不當書之獨稱主人此乃尊祖敬宗之義衆
子所不敢參稱也
虞祭漸用吉禮文稍備著網巾似當而禮文無
據故今人不用蓋網巾亦出於後世故禮文不
載耶未可知也但又有一事喪服小記云緦小
功虞卒哭則免又云旣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
皆冠及虞則皆免云云此言旣葬而有事故未

得虞卽不報虞也者且冠以飾首及虞則主人至緦小功者皆免也免者去冠而以布繞髻者也比於冠則免乃哀飾也虞卒哭乃去冠而用免者喪事主哀故雖漸吉而反用哀飾也以此言之虞不用網巾似無妨也

若皮革之物不可入則家禮必言之今只云靴笏安於棺上而無不用革靴之說恐無不可入之理但不獨今俗有此說瓊山亦有布履今亦更無援證以破其謬誤然則姑從俗何如張說之說亦不知何所謂也

令遷墓若非專爲宅兆之故告詞固不可全用
儀節之文合葬是古禮而又有遺命則以此爲
文爲當如無遺命只以新卜吉地用古祔葬之
禮爲文似亦當矣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喪
先輕後重如並有父母喪則先葬母其奠也先
重而後輕禮也奠則先父自啓及葬不奠葬先
葬母也惟設母啓殯朝廟之奠不爲設奠也行
葬不哀次行葬之時不得爲母仰哀於所次之
處一反葬葬母而一反奠而後辭於賓遂修葬事旣

又卽於父殯告辭於賓以啓父殯之期遂修

葬父之事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如虞祭偶同則異日而祭先父後母

曾擇之問於朱子曰三年喪復有期喪者當服期喪之服以奠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衣輕服曰或者之說非是

凡喪禮曲折曾在禍罰之中困窮病無狀多所蹉過終天愧痛欲追無路今此憂承辱問尤深汗恧但講古勉令不以往闕而遂廢輒以妄意條復惟僉量裁

一本常下有時字

## 答金惇叙

前承報喻具悉曲折大抵正路易差雜術易惑僕常讀吾書自謂篤信之至無物可回然或因考證而旁及異書著意之久不無浸淫之患方知於吾道立脚不牢著眼不明也以是過憂左右之亦或如此耳如何如何

## 答金惇叙 丁巳

向示疑目義理微隱如滉淺識卒難剖析加以中間偶失元目所在久未報答近方搜得僭以愚見質之前言逐一評注呈稟可否如有未當

復以見喻幸甚
大抵人之爲學勿論有事無事有意無意惟當
敬以爲主而動靜不失則當其思慮未萌也心
體虛明本領深純及其思慮已發也義理昭著
物欲退聽紛擾之患漸減分數積而至於有成
此爲要法今不務此而以應接時自然思生爲
可則是欲其無事時絕無思慮也以有意思之
爲心害則是必欲如聖人無意而思乃不爲心
害也欲絕思慮近於坐忘無意而思又非大賢
以下所可躐至恐皆非也況所云纔思便有私

意自本心陷溺之人言之固如此若以義理論
之私意之生豈可以爲思之罪也孟子曰心之
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先立乎其大者
其小者不能奪也是則凡人私意之生正爲不
思故也今反謂纔思便有私意語意亦未精審
也思明思聰等事合在一時思一不思二之疑
此則切問也而用力之久自然各當其理等語
亦甚善但所云一事方思雖有他事不暇思之
此亦心無二用主一工夫當然然一向如此說
恐又有礙理處且如今人亦有視聽僭至手足

並用時節苟一於所聽而所視全不照管一於手容而足容任其胡亂則奚但於事一得一失而已其不照管任胡亂處可見其心遇此事當應不應頑然不靈便是心失其官處以此酬酢萬變豈能中節哉故鄙意程子所謂九思各專其一是就一事上說心無二用之理耳若遇衆事交至之時或左或右一彼一此豈可離然而思旋思旋應只是心之主宰卓然在此爲衆事之綱則當下所應之事幾微畢見四體默喻曲折無漏矣所以能然者蓋人心虛靈不測萬理

本具未感之前知覺不昧苟養之有素固不待
件件著思而有旁照泛應之妙師冕見及階曰
階及席曰席皆坐曰某在此主於言思忠未必
兼於視思明而所視自中節矣君召使擯色勃
如足躩如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此主
於事思敬未必兼於色貌手足而周旋之頃各
自中其節矣不獨在聖人爲然中人以下亦不
可謂盡不然也但隨所稟所養之粹駁淺深而
有分數耳故朱先生答呂子約主一主事不同
之問曰無一只是專一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

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
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若是有所係戀卻
是私意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
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
是相反蓋嘗以是深思來喩之意以爲一可以
御萬萬不可以命一故心能主宰專一則有不
待思而能隨事中節卽朱子前說是也若徒曰
一事方思不暇他事則恐未免反爲此事所累
如後說係戀之私意而成支離畔援之病也
事無善惡大小皆不可有諸心中此有字泥著

係累之謂正心助長計功謀利種種病痛皆生於此故不可有若如三省之類有事於心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之有此豈所當無耶如欲并此而無之則自堯舜禹湯精一執中顏冉請事斯語皆可廢而必如佛老枯槁寂滅而後爲學之至也奚可哉然此一事字亦難看得如延平先生所謂非著意非不著意即此事字之意也靜而涵天理之本然動而決人欲於幾微如是眞積力久至於純熟則靜虛動直日用之間雖百起百滅心固自若而閒雜思慮自不能爲吾

患彼莊列之徒徒知厭事求靜而欲以坐忘爲
道之極致殊不知心貫動靜該事物作意忘之
愈見紛拏至其痛絶而力滅之則流遁邪放馳
鶩於汗漫廣莫之域豈非坐忘便是坐馳也歟
然來喻懲此而欲以思慮隨生隨遣爲用功之
地而求至於頓無妄想雜念則恐亦不免於坐
馳之患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
明道寫字時甚敬固非要字好亦非要字不好
但敬於寫字而已字之工拙隨其才分工力而
自有所就耳此卽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之見於事者乃聖賢心法如此不獨寫字爲然也故朱子亦曰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姸則惑所謂一卽敬也來喻謂欲使學者不必工於書藝此非程子之意而又云故爲不好其去程子之意益遠矣

乘馬行路情境在此口占詠物卽此身心所接之事何疑於主敬之法乎此與讀書時在讀書著衣時在著衣者不見其有異也東望不堪頻極目歸心已度鳥飛前若人主心不定逐物飛馳如或問論仰面貪看鳥以爲身在此而心馳

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則累如所喩若先生之心則如明鏡在此物之過者自無不照非鏡逐物而照也蓋物過而照者如大明中天而萬象普照逐物而照者如日下逐一物而入於陰崖之裏蔀屋之下此其言相似而大不同也何可以彼而疑此乎

讀書句語中看何字要切如人讀書不知看大意必先以何字要切之意橫在肚裏則不無如來喩之患若能如先生讀書法循序致一熟讀精思優游厭飫力久功深到得無味中有味無

緊要中有緊要則此語豈有牽合之病來喻云
云似見人之噎而欲廢天下之食也
以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恐爲心害此說大誤苟
如此從古聖賢戰兢臨履日夕惕若者皆爲心
害而必如原壤夷俟莊周滅禮東坡打破這敬
字而後心得其養耶
求諸己求諸人此君子小人用心之所由分也
見人之善惡而尋己之善惡正是君子反求諸
身遷善改過點檢矯揉處私意何所容乎所惡
於方人者不務修己而較短長於他人其心外

馳而自治轉踈故耳與此思齊自訟者用心自
不同也

所引朱子及樂正子春兩語所疑甚當朱子曰
聖人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
也樂正子春曰君子一舉手一舉足而不敢忘
父母若每以不忘爲意則便害於心如何此難
以言喻須熟玩西銘之旨識得仁體則自知此
兩語之味蓋仁者之心本自知此非以不忘爲
意然後不忘也然亦須於自家心得其正時親
切體驗實見得乾父坤母民胞物與涵渾惻怛

無內外遠近之間事親事天眞是一理舉目莫非此事靡容一息之停意思分明方知此非强說之言也不然假使眞能如子春之言要止是篤於孝行之人爾若於朱子之言則又莽莽蕩蕩無交涉不近情而流於墨子之兼愛矣

論人長短爲不可者恐使人益長險薄之習耳其奉於忠愛而辨別是非則自古聖賢論當世人物長短自不爲少何可槩謂之不美而一切禁斷耶但觀其心之所在如何耳故程子論格物之學亦以是爲言來示謂今字帶於古字如

此回互反涉私意非也至於心辨是非而不必論或有當如此之時然亦不可如此立定死法也

常習舊學則於方讀書有妨者此爲欲速之心所使故以此爲患也欲速故不惟不暇溫故而方讀之書亦不暇精熟意緒匆匆常若有所迫逐本欲廣讀諸書而鹵莽遺忘厥終與初不讀一書者無異觀今日學者每坐此病畢竟成就得甚麼事業況向爲舉子正亦如此加以病倦讀書殊草草過了多少光陰今年力衰邁無路

追補無以勸勵士友直是無可開口近來尤覺
此弊內自愧勵而已晝日所讀夜中所繹此延
平所以告晦菴者依此做不輟當日有益也
來不迎去不追所論大槩得之比如一家主人
翁鎭常在家裏做主幹當家事遇客從外來自
家只在門庭迎待了去則又不離門庭以主送
客如是雖日有迎送何害於家計不然東西南
北客至紛然自家輒離出門庭遠迎近接奔走
不息去而追送亦復如是自家屋舍卻無人主
常被寇賊縱橫打破蕪沒終身不肯回頭來豈

不爲大哀也耶
平居無事是涵養本原地頭外儼若思中心主一惺惺然時也一念之萌但遏其邪而存其理爾一切排遣不得蓋無事時固當靜以存養然如有所當思而思能主一無走作是乃靜中之動恐無害於持心也今論無事時持心之法一要常惺惺而遣去思慮是一於靜而欲無動也一要未嘗息念而不替其窮理是偏於動而無靜時也此卽朱子所論常寐無覺常行不輟之病皆不可也

嘗觀朱子跪坐說云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然則今所謂危坐卽古之坐今所謂跪古亦謂之跪而古別無危坐盤坐之稱也姑以古坐今危論之古人想其自小學隅坐時而習之習之熟故能安而無難焉朱子所以引道家禮儀者以爲習故能之之云也今人旣不能如古之習安故朱子有盤坐何害之說蓋能收斂身心齊莊整齊則有時盤坐雖不如危坐之嚴肅自不害義理故可以通謂之正坐端坐而可行也但

箇所謂不別危盤而靜坐非危非盤而端坐
不知此指何坐而云耳椅坐恐是出於中古
之禮坐皆席地而坐故古塑像皆爲地坐朱子
考辨甚詳矣坐如尸者只謂齊敬之容如是非
謂學尸之坐法也
寢不尸注偃臥之說滉亦常疑之然以似死人
之意推之似是謂仰臥也又嘗見古圖畫畫人
之臥者率作仄臥未見有仰臥者得非古人以
仰臥爲非禮歟然常人未之能行而唯孔子能
之故特記於此未可知也

禱於尼山不能必其有無假令有之今於叔梁紇固不可以生聖子之故而事事責其正道又不當適夫子之言楑紇之所爲而有疑於夫子顯其親之失也但大夫而禱山川實諂而非禮乃應而生聖人此又理之不可知者故每疑此與野合等事皆齊東野語之類耳

嘗見古記有云南斗司生北斗司死故救死請命皆於北斗此乃術家之邪說耳黔婁之禱特出於迫切之至情徇俗爲之邪正不暇論也其實含兩只是孝感所致大抵孝子至誠動天地

所以古今此義不可校數不必致謹

夫子所云正禮恐記者之誤子路請禱之事

註蓋之不可以多求也此事雖於君父已有正

不得已不請於病者之說今又有爲妻子祝存

之云則是相率而爲巫風不務民義諂瀆鬼神

而正道湮矣正不可容易爲說故引朱先生答

滕德粹書以告之不審惇叙以爲如何答滕書

見朱子大全四十九卷

右皆因來問之及而不敢有隱於左右在公

裁擇之如何第觀來喩皆以所聞推驗於日

用操術之間思索儘細察識儘密可見用工之切但於持敬一事猶未能眞實見得着實行去所以自家用工處與聖賢之言動相違異疑慮前郤徒有比較指擬之煩未有明白可據驀直進前之意此學問大本於此而不得則雖有零碎工夫率難湊泊勞而無功或轉入釋老去矣朱子謂李晦叔曰罷郤許多閒安排除郤許多閒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此是公當病之藥試思之幸甚

答金惇叙 庚午

旣葬則先之墓家禮固指親喪而言雜記又云不及送葬者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亦指兄弟喪而言皆至親之喪哀痛迫切無所不用其極之禮也徐孺子雞酒奠墓不見喪主必是知死而不知生故如此耳若朋友之喪非至親之比則恐不必先之墓死生皆知則又豈可奠墓而不見喪主耶況旣葬返魂之後几筵爲重奠於几筵而兼行吊爲當若曾子所云朋友之墓有宿草不哭只謂或几筵在他而行奠於墓者可如此耳非謂必先之墓如親喪也且觀古禮

文凡弔者賓無不哭主人無不哭答雖過虞練皆然與曾子之云似若不同亦與今人主哭而賓不哭殊異今公於郭侯契分甚厚千里卯奠恐不可拘於曾子之言也洞中知舊之酹不酹當有度可否而處之亦豈有過厚之害理耶若酹則三年已過當就墓不可就人家廟而行之也

答金而精就礪○庚申

曉來齋中虛窓忽聽雪之餘默坐澄心紬繹近日所講益知大學規模節目有許多用工夫處益

見前古聖賢爲人開曉深切著明如此警發多矣但不知公能領會與否今得示喩知有得於夜坐沈思之際慰幸慰幸晦菴先生曰李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處坐地思量方是有得盡依此說去做眞箇是不同今以此觀公所云無燈未必非反爲有益也

與金而精

寒溪靜夜雪月皎然深有訪人之興病龜凍縮未能出戶但有懷想朝得示意知夜裏因思繹而發疑端有此叩問此乃爲學實用功處將有

知覺進修之益甚慰甚慰孔子稱顏子不改其樂其旨深矣而周之於兩程令尋其樂處所樂何事固非懸空坐悟之謂也亦見兩程之學已幾及於其樂故令尋而得之耳若在他人豈能一朝强探而得之耶故程子不露而朱子只以博文約禮微露其用力之端而已然求顏子所以到此地位亦不過從事於此二事而至於欲罷不能處仍不離此而胷中自有樂耳今乃曰博約非吾之所望而欲別求醫病之樂則誤矣顏子在陋巷甘旨或闕豈無慨然之憂然別無

枉己求祿以爲孝之理故只付之無可奈何惟日孳孳於博約之事雖云亞聖之資當其未得也豈盡無疑豈無辛苦工夫惟其有疑不置忍辛不輟眞積力久而竭其才故其樂自生焉與甘旨之憂並行而不相礙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又曰知之實知斯二者不去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夫顏子之樂亦取之左右逢其

原故不知手舞而足蹈此豈貧窶所能動其一
髮哉多思慮之害古今學者之通患觀公資性
此患尤深蓋心中熱鬧殊未寧恬公能眞自知
矣而湜前日寫示前賢格言多取靜養工夫皆
所以救此病也今欲以靜名菴而致力於其間
甚善主靜之意孔孟周程皆言之龜山門下相
傳旨訣以及於晦菴亦在此況於公尤爲對病
之藥乎但此事一蹉則入於禪故程朱子又有
用敬不用靜之說此乃恐人之誤入故發此以
救之非以主靜爲不可也然亦不當厭博約之

煩而塊然以主靜延平曰此道理專在日用處
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蓋靜有而動無
無他厭博約而徒主靜故耳須是兩致其功熟
之又熟而至於動靜一體用合方爲究竟處耳

與金而精

冬雨至此夜來齋中想未免露濕如何如何大
學今已看畢於滉懶廢之學甚爲有益但覺兩
君看書皆有貪多欲速之意似未暇於沈潛玩
索眞切體驗之功恐山谷所謂繹卷而茫然者
未必不在於今日也滉去夜氣甚困憊朝起頓

覺痒削慮或遂日講習之故今方靜臥將息雨
雪又如此雖使晚晴不須來此好把大學一部
書反覆溫繹令其文義首尾貫通浹洽一一分
明歷落於胸中然後方始於其道理有悟解處
亦必有大疑處如此更與商量乃可謂有得也
前所需格言寫去幷啚意幸甚

張橫渠曰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
時德性有懈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
坐得之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
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

是始一番

進楊龜山語羅仲素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李延平與朱晦菴書曰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寂處草木衣食苟度此歲月為可他一切置之度外惟求進此學問為庶幾耳若欲進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鞭飭所不及處使之脫然有自得處是始道理少進承諭應接少暇即體究方知以前皆是低看了道理此乃知覺之效更在勉之又與劉平甫書云學問之道不在多

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矣又與羅博文書曰元晦極頴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專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朱晦菴曰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

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
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
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

與金而精

昨雖終日講論不知其疲夜來寢寐間自覺神
魂恇營想為勞心所致因思兩君所讀太多非
但於病人力所難堪在兩君為學之方亦非所
宜尹彥明在程門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朱門
教人看書極是遲鈍日課不過一二章每云學
者之於書不患不進前患不能退步所以然者

此學專在於沈潛反覆精思熟玩久而後漸得其門路其貪多務得匆匆趁逐自不干學問事故也今者雖不能盡如兩夫子門法亦當量力裁省爲佳不當期以旬月之間了得幾件書爲心而自作倥偬終無一得也今日欲預曉兩君以不能如昨之多故令兒口報云云非謂勿來也乃竟不來無乃誤傳而然乎餘在明日

與金而精　辛酉

別後忽踰兩月閒未聞信沍寒脩塗行李良艱不知能無事達京否不勝懸念切切況其時東

裝將行因其落傷病日加重不得已上狀乞解
席稾俟譴之際近承有　旨恩許不罪但又有
諭來之　命病勢如此而事無了期惶悶無比
奈何以此無繆留囑喪禮等事迨未下手且欲
考儀註書索取于縣則喪禮卷適在他處久不
搉送昨方送到少俟日和病歇商量爲意璣衡
想無暇入見深衣制度可疑處終未究得不知
都中有能知者否今年嶺外春寒振古所無此
數日間方覺有春氣自此溪齋與江舍景物益
佳溪上徧植垂柳數年後暢茂掩映境趣頓別

病中可逍遙往來於兩間恨不得與君共之耳所祈勉勉益珍向來所造猶有咀嚼未破不可謂道理止此也

答金而精

即今梅雨警節侍歡之餘學履清迪倍常兩試俱捷以爲具慶之慶其在交游遠情豈勝賀喜豈勝賀喜更宜加勉以終遂僉望滉憊懶日甚老昏蹇拙無可比方幸未塡溝壑耳最後下旨亦有上來二字惟以華使之來尚無定期故姑守病便日夕仄惕而已陶山堂齋兩間先成

可以容膝養病時時往來趣味難述但其他居
屋力乏停工兒姪來從無地寄息斯一欠耳就
中惠寄諸物足見雅意向人之厚第有一說不
敢不告昔伊川往見韓持國久留相歡一日韓
公欲以金器奉贈伊川曰吾於公本以道義相
許何用此物遂告歸韓公再三謝過而別今日
我輩雖不敢擬古人以爲言然又不可太自處
下而不顧古義也頃者公千里遠來意不淺淺
病人自發愧無以相益也今觀惠物皆吾家所
乏之由是言之是公能以物益我而我不能以學

益公其可乎況老親在上凡物出納皆當稟行
恐涉於煩故以爲未安然而旣蒙厚意不敢不
承他物俱已領留其中魚網一具此水似難用
云謹奉回納勿以爲訝幸甚幸甚滉所以如此
懇說者以公爲人過厚每若如此非全交可繼
之道故欲使公知心契之間所以相期者不必
多在於物也前留問目非所敢知不欲大孤盛
意各條簡說於逐件下令兒子謄寫送納其未
合宜者回敎深望深望天文眼暗且夏夜鮮淸
俟秋欲試之耳金君成甫所與儁兒書及來書

之意其於滉似若不鄙而有不敢直致之意云是何言耶士若相知便當肝膽相照何相阻之有耶所畱諸書皆未究竟隨後還擬爲計成甫覔隨後謝簡之意傳告爲望

問目

所問皆禮之變而人所難處者非寡陋所及然平時不相講明則臨事尤未如之何敢以謬見參以古今之宜以聽於裁擇其有悖理者更望評喻

人死襲斂時幅巾深衣大帶鞸屨之屬靡不

詳盡而不言網巾行縢何也不知而今可得
用否

網巾之制出於　大明初則固家禮所不言今
旣生時所常用又儀註許代以皂紵制用今依
儀註用之可也行縢不言固可疑或云家禮所
謂勒帛卽行縢未知是否更問於知禮者喩及

一男用幅巾女襲則用何巾

婦人襲冠禮所不言難以義起然儀註襲有幅
巾註云皂紬制如厭頭其於婦人亦依此象平
時所服而制用無乃宜乎

質殺今可用否

質殺之用不用當依丘氏說處之

不紐世以爲去紐何如

去紐按喪大記左衽結絞不紐註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死時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詳此註意此所謂紐非指衣襟之系亦非指帶當指絞布之結而言也若家禮及儀註所謂不紐者與喪大記不同襲帶已結於前而小斂不用帶則

非指帶也其下方有未結以絞之文則又非指絞布也正指襟系而言也然凡結無耳則難解有耳則易解紐者結之有耳者也篇首深衣帶圖下註釋紐爲兩耳是也故家禮儀註皆曰不紐未嘗言去紐可知是存其系而結之不爲紐耳世俗截去衣系則誠誤矣

小斂有縱橫布大斂無此制何耶中朝布廣故橫布三幅足以周身本國布狹三幅未得周身可以增用否

大斂無橫縱布此家禮依書儀以從簡也後來

先生以高氏喪禮爲最善則蓋以書儀爲未盡也楊氏已詳言之故家禮大斂註引高氏之說丘氏禮及今儀註並從之則大斂用絞何疑布廣雖有彼此之殊只依丘禮中吳草廬說用之未見其有礙何可增用耶蓋絞束相去之間雖未違接無害也

或於牀上大斂而納于棺中可謂得正乎

家禮大斂無絞故就棺而斂今依高氏楊氏丘氏說大斂用絞則牀上大斂而納于棺當矣但恐或與棺中不相稱穩須十分商度令無此患

可也或曰雖用絞就棺而斂亦無大害於理也

成服前無上食之禮非闕典乎

上食所以象平時也死喪大變之初死者魂氣飄越不定生者被括哭擗無數此時只設奠以依神則可矣上食以象平時非所以處大變也當是時生者三日不食亦爲是也而今之儀註於小斂前已有上食之文恐失禮意也

帛奠有用茶燭之說而朝夕奠上食時無之何也

旣有奠與上食不可無茶燭而家禮丘氏禮皆

無之恐或有義未敢臆說儀註則有燭而無茶東人固不用茶其進湯乃所以代茶而幷無之亦恐未安

男喪以奴爲行者而祭之猶云不可況女喪以避嫌女僕之故而使奴執奠是可乎

執奠子弟之職內喪使奴僕執奠之失不待言也須子弟行之或子弟有故寧親執可也

奉柩朝于祖之禮不得擧行而或以銘旌或以魂帛朝之殊甚不經何以得正乎

朝祖丘氏謂人家狹隘者奉魂帛以代柩屋宇

寬大者宜如禮此論得之

首絰單股之非

首絰家禮無兩股之文故儀節及補註皆云當單股但周禮弁師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鄭康成曰環絰大如緦之麻絰纒而不糾賈氏曰緦之絰兩股環絰則以一股禮檀弓子柳妻衣衰而繆絰云云請繐衰而環絰註繆絞也謂兩股相絞五服之絰皆然惟吊服之環絰一股此等處非一則當從禮註說爲正

領之袷帶下尺絞帶之類可依禮經制之否

領袷帶下尺紋帶 如禮爲善但旣有經帶絞帶之大恐當有斟酌也

本國麤布狹故負版衽制不得用古禮尺度連幅爲之何如

負版與衽連幅用之恐不可

衰麻只用四幅而體豐者冬月厚衣則衰服制狹或至破裂今可加用別幅以周其體乎

體豐者衰服加用別幅亦恐不可若豫有廣幅布別樣者以備急用則可蓋豫凶備人家所不免也

衰麻或袷極麤而用稍細布者云中朝之布
　如此是可從而行之否
五服布麤細之等尤是禮經所謹今人父母喪
亦用細布其失非輕而謬云中朝之布如是其
可乎
　斬衰削幅之制今可行否
斬衰削幅
　成服前著腰絰散垂三尺而至成服乃絞之
　　禮今可行否
腰絰散垂四日而乃絞

小祥練服之制今不可行乎

小祥練服以上三條豈有不可行人自不行耳但腰絰散絞之節家禮無其文豈不以繁文略之歟而於絞帶圖上云云徒使人眩行今欲行之當於小斂後首加環絰腰著散垂之絰至四日成服乃以苴絰代環絰而絞其散麻始爲得禮蓋首絰腰絰一體不可一遺而一擧也詳見丘氏禮喪禮考證

婦人冠絰之制不得復行否

婦人冠絰之制遵古禮則好然亦當自視其家

行喪禮如何若他事不能盡如禮獨行此一節無益也又駭俗也

喪畢後絰杖棄之潔處禮有其文而衰衣何以處之衰衣冠絰杖世多付火此其得禮之正乎若以此得禮之正則婦人蓋頭背子亦付火否

喪畢喪服置處古禮無文未知何所處而可也但曲禮祭服敝則焚之今人喪冠服并杖付火恐或得宜也婦人喪服不須別有議也家禮但言斷杖棄之潔處不言絰他禮文亦未見有舉

經處來喻幷經言之何所據耶

父在爲母降服者及爲人後爲私親降服者當心喪時朝夕祭所服圭菴以玉色團領爲未安宜著白布衣云是有合於聖賢禮經乎

父在爲母降服者爲人後爲本親降服者朝夕祭時用玉色團領或以爲未安欲著白布衣圭菴說然旣曰禫服行心喪則玉色衣無乃可乎

服中當忌祭必不得已參行則當用何服

服中不得已參忌祭當用白衣但冠用麻巾未安用白巾尤異不若使子弟行之爲宜

居廬者朔望及節日祭時神主墳墓兩行之此何如

居廬者朔望節日當行於几筵其有並行於墓所者非也

人有少時喪親及長追服其喪者此可通行之禮否

追服朱先生以爲意亦近厚觀亦近二字其非得禮之正明矣旣非正禮則又豈可立法而使之通行耶蓋旣失其時而從事吉常久矣一朝哭擗行喪已不近情其於節文亦多有窒礙難

行處故也禮有稅服此乃聞喪後時而追服與

此又不同也

今俗期功以下喪不成服只用布帶其失禮經甚矣雖未復古制當其喪素衣布帶不處內不飲酒不食肉以終其日可得禮經之彷彿乎

期功以下喪今人皆不成服親親之義衰薄甚可歎也能如所喻豈不爲彼善於此固君子所當盡心處但於緦小功亦然則又無輕重之殺昔葉味道會問緦小功不御於內無明文當如

何朱子曰禮旣無文卽當自如服輕故也今人
雖輕服當其布帶在身則並不食肉此意則好
所當依行其餘不飮酒等事不必盡如所喩也
卽所謂先王制禮不敢過也
父未畢喪而死則子可幷服其父未畢之服
否其祖父母返魂時用何服而祥禫之際何
以爲之
父死服中子代其未畢之喪此事古今多有而
古無言及處未知何故而爲說亦難矣但若以
追代其服爲不可則其未畢之喪或葬或虞祔

自一本作目

祥禫爲孫者豈可付之無主而坐視不行耶如旣代其服則返魂及祥禫之祭恐不得不服其服而行其禮也蓋家禮重喪未除而遭輕喪月朔服其服而哭之旣畢返重服況此所代之服不可謂輕服乎然此尤大節自當廣詢博考而審處之不可只因瞽說以斷也

返魂時奠酌用何禮而何人奠酌

返魂時奠禮未知所指似指今都中人返魂日親舊出城迎奠之事此禮古無所據亦不知今俗所爲如何竊意迎奠乃親舊所爲則非主人

所當行也若主家自辦奠具則主人行之然主人侍廬三年因而侍來至門外而行奠似無意謂也如何如何

孫之於曾高祖代喪者其妻例服也其間孫妻曾孫妻皆以冢婦幷服其喪乎

喪者之妻旣服其母與祖母似不當服來喻引家禮小功條爲嫡孫若曾玄孫之當爲後者之妻其姑在則否之說謂此必其姑當服故不爲其婦服云云來喻近是疑其夫雖服重服姑或祖姑以冢婦服之則婦可以不服故禮意如此

也且孫妻曾孫妻幷服之疑又恐未然竊意孫
妻曾孫妻俱在則似孫妻服二妻一在則在者
服矣然此等事亦甚重大難以率意而輕言之
神主火災者題神主於墓所此何如而題主
慰安祭祀依虞卒哭之禮乎服則何服而可
稱其情禮
神主火災者只祠廟火而室屋猶存則當題主
於家不當之墓所若幷室屋蕩燼則寧從權而
題主於墓所似或可矣慰安則可倣虞禮而用
素服行之似當

十一二歲童子遭喪則當服其服否

禮童子不免不杖不緦當室則免矣杖矣緦矣但言童子而不言年齒然古有子幼則人以衰抱而拜賓之禮況過十歲童子寧不服耶但其服或未必盡如成人而緦則不服耳

非父母及繼後喪而爲收養父母服者稱孫哀可耶

非繼後而爲收養父母服者所重在已之親不可稱孫哀也

葬時棺槨之間或用油灰或用松脂此何如

棺槨之間用石灰見家禮註然妄意少用則無益多用則又須槨大槨大又須壙大皆家禮所忌恐不用爲宜也如何

成墳祭無禮文而世皆行之何如

成墳三日祭是不安神於神主而仍安於墓所甚無謂也但今世俗崇重墓祭成墳之祭他日墓祭之始也恐不免循俗而行之

忌日祭用肉聞命矣喪內朝夕祭用肉至有設別廚者何如隨時所得薦之可也而至於別設廚則似未安何如

喪三年朝夕奠上食用內則不得無別廚也然此乃禮物具備者所可行若未及此則不如隨所得而薦之尤可

題神主時陷中第幾之說何指耶

陷中第幾之說卽慰人祖父母亡䟽中所謂彼一等之親有數人卽加行第云幾某位幾府君幾丈幾兄之類也蓋行第稱呼人各有定如溫公爲司馬十二坡公爲蘇三山谷爲黃九之類生以是爲稱故死亦因以爲稱而書之耳俗云世代次第非也

祭圖陳饌尚左而扱匙則西柄似有尚右用
右手之義何也

祭饌尚左之説恐未然蓋食以飯爲主故飯之所在卽爲所尚如平時陳食左飯右羹是爲尚左而祭則右飯左羹是乃尚右所謂神道尚右者然也而今云尚左非也扱匙西柄果如所疑人之尚左食用右手則神之尚右似當用左手矣然嘗思得之所謂尚左尚右但以是方爲上耳非謂尚左方則手必用右尚右方則手必用左也故雖陳饌以右爲上而手之用匙依舊只

用右手何害焉

虞祭後朝夕上食家禮別無可行可罷之文何如

嘗見朱子答陸子壽兄弟書反覆言其不可罷子靜不以爲然惟子壽悟前說之非有內祖負前之語蓋三年內若撤几筵則孝子哭泣之禮無所於行故祔後主返于寢主既在寢朝夕上食自不當撤此家禮所以無罷上食之文也

大祥後祔廟而罷上食此何如

凡喪禮自始至終以漸而殺葬前朝夕奠與上

食皆行葬後罷朝夕奠而只上食非急於奠也事生與事神不得無漸殺之節也然則大祥後罷上食只行朔望奠其亦漸殺之序所當然也

祥後禫前朔望奠其於家廟素行朔望者則可行於廟其不然者行於何所

依家禮本文祥畢主入于廟則素行朔望者合行於廟素不行者則請出當奠之主於正寢而行之可也其或既祥且祔祖廟者亦只得依右禮行之

上食時奠酌如三獻禮否

只奠一酌可也但朔望則依五禮儀註連奠三酌恐或爲宜

如有夫存妻亡或妻存夫亡而無子者使行者廬墓三年何如

廬墓子孫守之猶爲未安況無子孫委神主於空山使奴行祭甚無謂也不如返魂而祭於家生存者檢婢僕行之猶爲少近情也

或返魂于家使婢僕朝夕上食不謹殊多恐不如不行也

此甚未安但亡者或患其若是而有廢上食之

遺言則只朔望可矣與是而卻廢几筵之奉恐
亦未可輕議也

廬墓朝夕上食世多有合祭兩親會已在廟
之主還奉于廬所或有假爲桑木主者何如

合祭非但無文可據吉凶並行非禮無疑況忌
日尚只祭當忌之主當喪而豈可合祭乎廟主
還廬所固爲無理桑木假主三年後處之亦難
孝子知禮者不爲並行則善矣若未免俗而並
祭者以紙榜行之三年後焚之差可然終是非
禮也

忌日府君夫人合祭

古無此禮但喪祭從先祖吾家自前合祭之今不敢輕議

出嫁女爲私親降服禮也世多廢之而或有行之者其從俗而廢之乎

此禮之大者而末俗循情廢禮不可勝救可歎

神主左旁題孝子左旁指何方

家禮圖及儀節指人左旁而題也世多從之而慕齋則以爲神主左旁未知其何所見而然也及見小學圖乃知慕齋之說本於此頃年吾鄉

士人有遭喪而講問以此告之而未及題復見
大明會典則書人左旁此會典乃 時王之制
以此更諭之則其人終書人左旁也
母在而父歿則三年後親盡神主祧出而別
立一室以祭待他日母喪畢然後埋安乎其
勿祧出乎
父在而母歿則祔于祖妣不祧親盡之主禮也
父歿母在而不祧親盡之主已爲不可祧出而
別立一廟尤不可爲也
進茶後亦闔門何如

古無此禮不再闔門可也

郡望何謂

恐只是指鄉貫之稱如曰某郡某人之類也

合葬之墓碣面兩書墓字何如

府君書墓而夫人只書祔字似得宜也

祭時上筯于羹何如

古人羹有菜者用筯以食上筯于羹不妨

今人服制自期以下多斷以假寧格故及葬

鮮不除服而其已除布帶還着以送葬何如

按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

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註期以下至緦之親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據此則今之還服以送葬未爲非也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書紀
十六